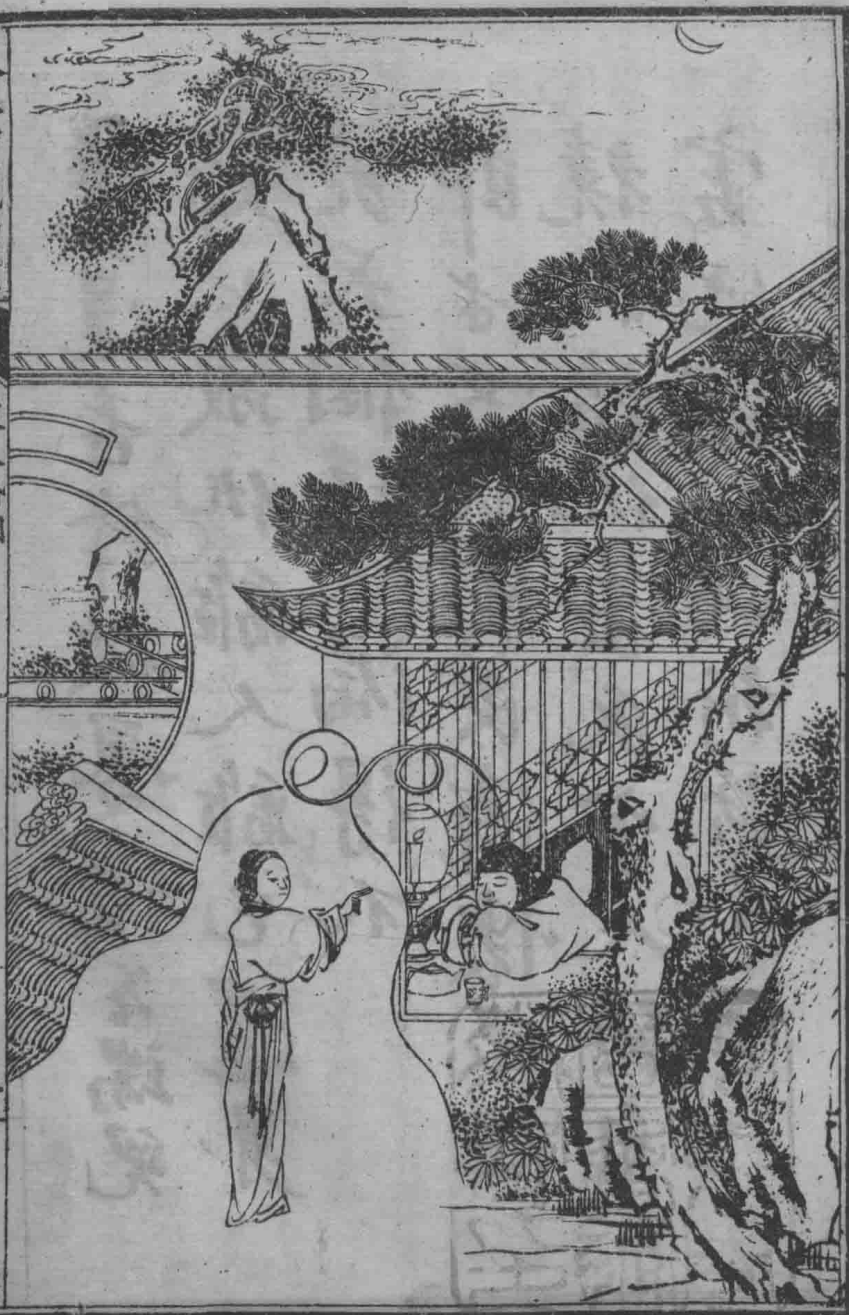


太上寶筏圖說

施善昌書

省





纔逞舌鋒破鳳傳。各端兒
婦亦成仇。離人離已還身
死。天網恢恢。漏得不
郎才女貌。實良儔。懷恨阻
撓。枉結仇。孟氏害人終自
害。迂儒到此析將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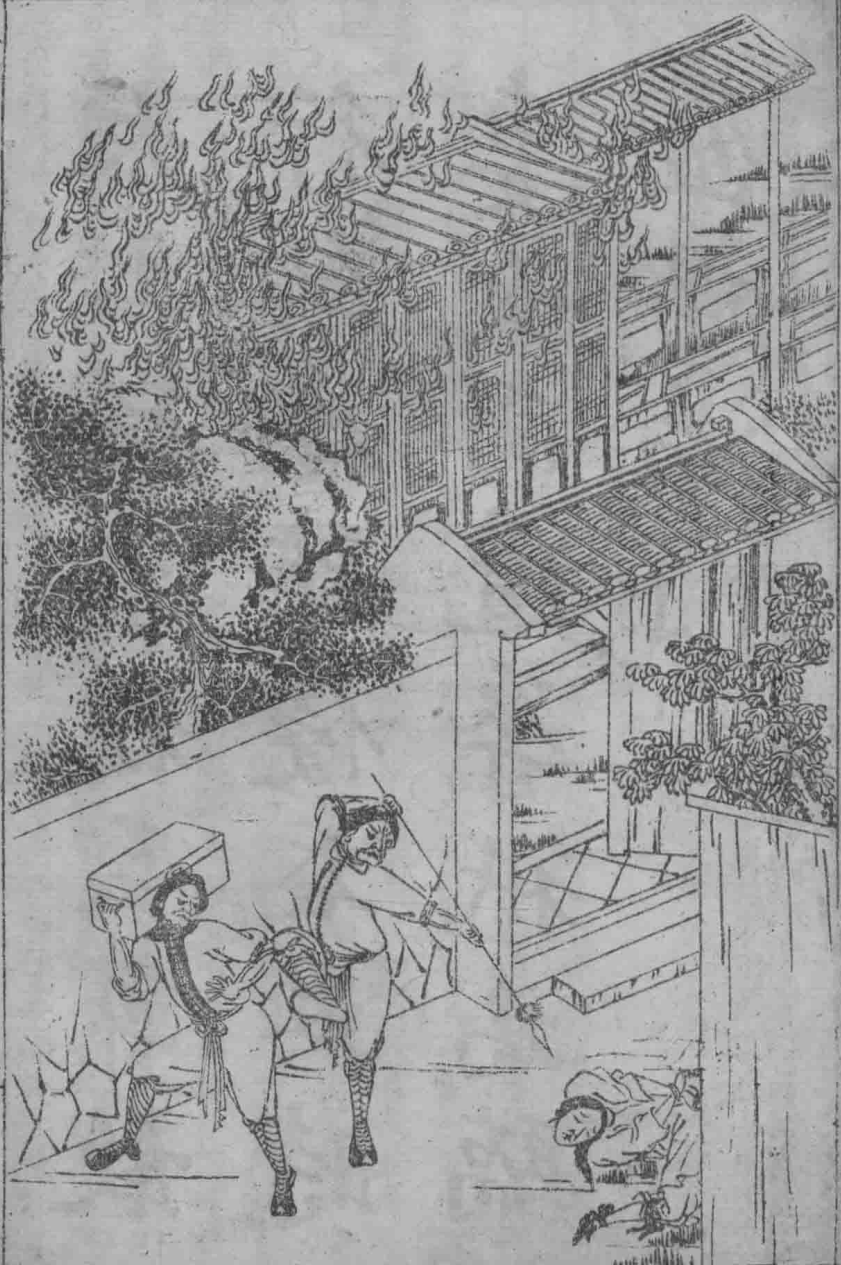


破人婚姻。

〔註〕破有數等。有百計非毀。破於未合之先者。有多方阻撓。破於將合之際者。有起釁生波。破於既合之後者。乖室家之好。傷天理之和。一事而折盡生平之福。一念而永墮地獄之苦矣。

〔案〕江南風俗。富家大室。最重將女許配文士。每當歲科兩試。貧儒紛紛得婦。有富室徐姓者。生女巧姑。年十七。姿貌無雙。女紅出眾。徐欲得佳婿。求婚者概不許。允一日迎新秀才。徐於大門垂簾。令妻女觀之。見有一生。年未弱冠。風流溫潤。望之如玉琢人。徐一見留神。詢其從者。備得家世。回謂其妻曰。適所見之生。為李氏子。年亦十七。府縣院皆居第一。多才博學。人人愛重。得此生作乘龍客。庶不負吾女才貌也。女雖不言。私心竊喜。次日。即煩親友執柯。生父以徐富有金帛。又係宦裔。許之。不日將行六禮。有孟姓者。亦係富家。曾求徐女為媳。徐嫌其子蠢陋。拒之。孟因此懷恨。適與生父會飲。在座多人。孟明知兩姓婚約已定。揚言謂眾曰。徐某之女。求配吾兒。我因其女腳大而醜。且有多露之譏。故未之許。諸公如有好門第。相煩代吾兒作伐。生父係迂儒。聞此言。竟不審量。遂毀前議。女知流涕。願死。後其父復與莊姓聯姻。迎娶之日。女將裏衣密縫。告其母曰。

一與之醮終身不改。雖李家負義悔盟。女義無再適。聞奸人言女腳大貌陋。且有不正之行。故忍死須臾。待至莊家。使衆親友見女容貌。知前言是奸人飾說。並可滌不正之名也。遂登車而去。南方娶婦之家。鄉隣皆得看新婦。謂之鬧房。生與莊宅不遠。聞醜女過門。偕衆往觀。見女姿容絕世。不覺驚異失聲。女見生來。注目良久。兩行泣下。生亦哽咽。恐涉嫌疑。掩面遁去。是夜女粧瘋顛。不肯成親。絕粒七日。而香消玉碎矣。孟爲蠹子娶婦。家室不和。常相反目。一日新婦對鏡曉粧。蠹子從窗閒潛窺。見一綠衣少年與婦並肩而立。持刀入室。吼聲如牛。方欲舉刀。祇得新婦一人。尚修眉未竟。自此終日相鬧。不啻仇敵。遂致離婚。孟夢女塞其喉。醒不能言。指口而死。生後躋膺仕。亦終身不立正。附唐臯號心菴。歙縣人。爲諸生時。以文謁郡守。守每夕見臯來。前有金絲燈籠相照。守因器重之。然未明言其故。忽一夕來。前無燈照。守異之。因詰曰。子近有所作乎。當直言。毋隱。臯始憶有負人錢者。將妻賣償。奈無代筆。以一金託臯。遂爲作券耳。守因出一金。囑臯曰。子速還其人金。誘彼婚。書裂碎之。臯如守言。毀前所寫婚書。入謝守。而燈復見矣。守見大喜。因與臯明言其事。正德甲戌。臯年四十六。狀元及第。感應篇集註



太上從來稱至尊。敢
行無禮肆侵吞。異時
妻女同遭辱。祇為驕
盈禍滿門。



苟富而驕

註苟富謂僥倖而富也。或得無主橫財。或佔無嗣恒產。或放債取利。刻薄成家。或設局誘賭。陰險創業。諸如此類。雖富尚難保守。況復驕淫矜誇。佚樂放縱。凌鄉里。慢親友。以自取禍患乎。

案胡勝士出身屠傭。善謀財產。暴得發跡。家貲數十萬。資緣為郡伯。因狂妄為上臺所惡。不安其位。告病家居。恃其豪富。盛氣凌人。交結當道。武斷鄉曲。隨侍眾僕。俱各驕侈橫暴。不循理法。胡常乘轎出里門。見人不起立。即命僕按倒亂打。怒罵而去。一日往姻家宴飲。內有一書生衣冠稍敝。胡顧而叱之曰。汝乃卑田院中人。如何與官長共席。有數士人不平。羣起攻之。主人急用好語調停。士人始散。胡所居近太上廟。其客廳較殿宇稍低。即加高過殿宇三尺。顏其額曰老讓堂。雖取尚齒之義。其實暗藏太上。亦退讓莫敢與爭也。便佔廟地為園圍。一夕夢太上責之曰。爾銅臭村牛。驟享頑福。如何連我亦欺。先令爾吃百日苦惱。命力士掌其頰。大痛而醒。次日腮間即患瘡癰。累如貫珠。痛不可忍。晝夜呼號。醫家盡其方術。俱不見效。捱至百日。方得稍痊。其佃戶某欠租未清。送官歷受拷比。賣女不足償。復賣其妻。僅得完欠。又被驅逐。不與田種。某因失業無家。遂

入盜夥。心懷宿怨。聚衆數十人。各執器械。乘夜打入胡宅。凡胡氏親丁。一人不留。碎割勝士。盡劫貲財。其妻媳與女。俱赤身擲縛。擲卧街心。使衆共觀。放火燒其房屋。盡成灰燼。其媳遺腹生子。不能成立。昔日侵佔田地。復為勢家所奪。遂至貧無立錫。

附明吳良佐。大興縣人。家巨富。日尚奢侈。以雞鴨為不足適口。以綾絹為不堪著體。設酒待客。暴殄非常。娶婦嫁女。奢華無比。而親友探望。則先訴苦狀。以免其借貸。元旦日。有鬼寫對聯於門上云。天賜汝財。天厚汝。汝戕天物。汝輕天。佐令家人刷去。仍不悔改。後遭寇劫二次。家財頓減。尋死。有一子名馨哥。視銀錢如糞土。任意嫖賭。不十年。裸背行乞。覺世篇註證

順治閒。徽州一丐。背曲如弓。項下復有一骨。面常仰。目鼻俱向上。長不滿三尺。而飲食饕餮。每日沿門乞食。不足。則取道中陰溝水。啜之。自言能知前世事。每謂人曰。我前生一富翁也。初甚貧。以出入貴宦家。賺其貲。盤算厚利。漸致富。益自驕肆。享用二十年。後病死。冥司罰為貧兒。以償夙惡。我前世嘗挺身傲客。故令罰我曲背。又嘗頤指氣使。受人謫奉。故今罰我仰面。前世飲酒食肉。而性鄙吝。不肯與人一鬻一勺。故今罰我饕餮難飽。俟滿二十年。惡債當再托生為犬矣。感應篇集註



卑賤脂韋豈奉心。祇
因鮮恥便沈淪。濁朝
雖得居高位。聖代焉
容有獸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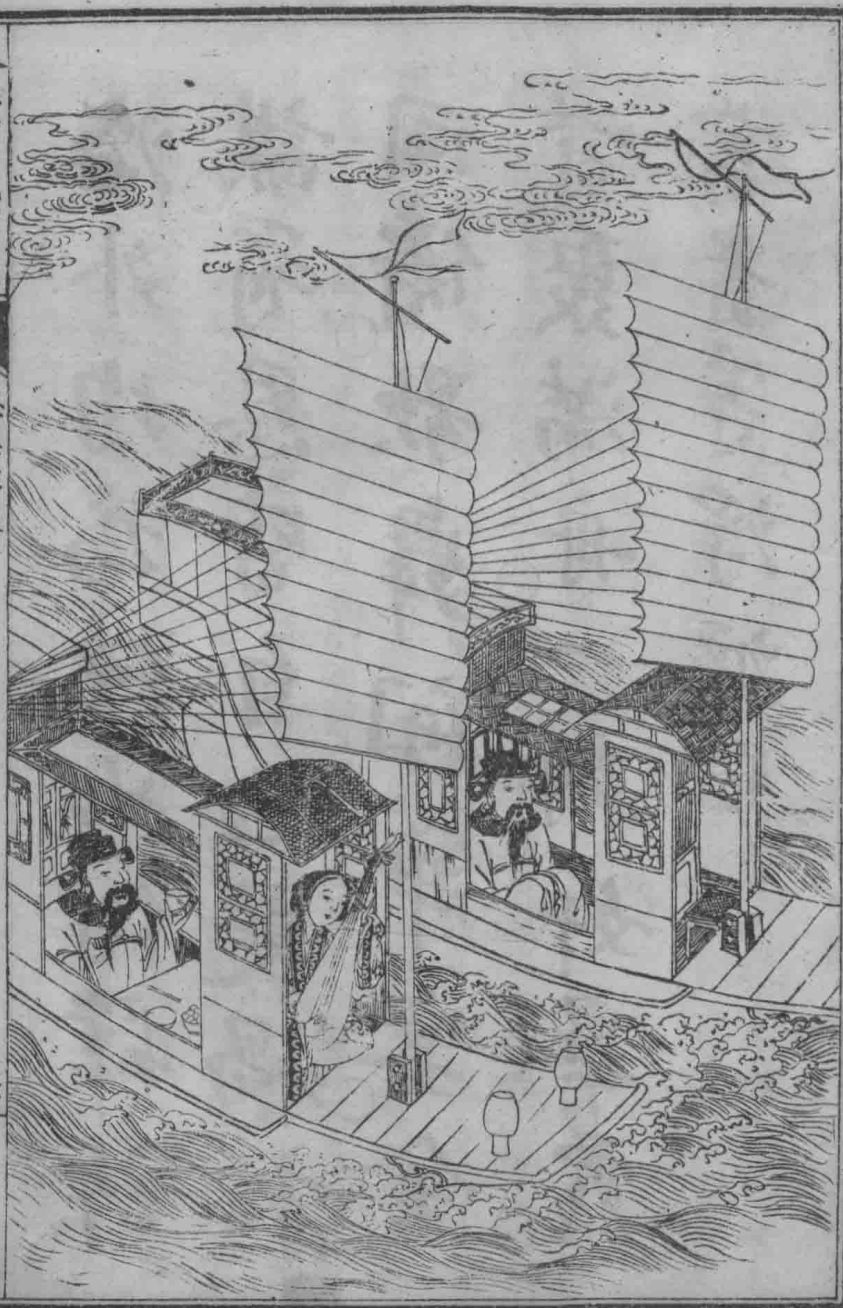


苟免無恥

註苟免者。倖而獲免之義。君子心有所恥。故生不苟殉。死不苟免。如疆場之臣。當衝鋒陷陣。果有濟於國事。何愛其身。臺諫之臣。當批鱗除佞。誠感悟乎君心。何辭九死。若一遇患難。掉尾乞憐。偷生免死。畧無愧心。國家何用若臣為乎。

案蘇威字元畏。為隋煬帝近臣。帝恃才。親視班聯。於威獨加尊禮。大業十二年。帝幸揚州。為字文化及所弑。威不能仗義討賊。反上箋。首先勸進。得為前軍都督。化及僭位。實威成之也。化及敗。歸李密。密敗。歸東都。越王侗以為上柱國。及王世充僭署太師。每出。威望塵而拜。卑污苟賤。無所不至。世充雖加任用。心實鄙之。秦王李世民平世充之亂。坐東都。威請謁。稱老病不能起拜。王不令進見。但使人數之。曰。公乃隋朝宰輔。政亂不能匡救。一切逢迎。遂令生民塗炭。君死國亡。又偷生倖免。歸順字文化及李密。王世充等皆不辭。拜伏舞蹈。今既老且病。何不歸田。為數亡主終守臣節。我處皆少年新進。志懷忠義。若容公入朝。恐若輩學壞也。無勞相見。威聞此語。毫無羞愧之心。復入長安。至朝堂。請見高祖。不許。憤悒而死。

Blank page with faint vertical lines and bleed-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.



海外均為使。如何肆詐
謀。有恩皆自己。畏禍諉
同儔。歌舞開華宴。金
貨聚滿舟。一朝奸畢露。
富貴等浮沤。



認恩推過。

註恩非己出。而冒認為己。過實在我。而推諉於人。其始不過要譽避怨之心。然人有善而我掩之人。無過而我究之。利己損人。公道泯滅。乃小人之過失。天理所不容也。

案前朝周壁與吳魯瞻同官禮部。奉差至瓜哇封王。周為正使。吳為副使。吳博辨有口才。周厚重少言語。時瓜哇歷元朝百年。久不通貢。封典未行。嗣王得膺寵命。分外優禮。吳恃其唇舌。云朝廷恩典皆已奏請而成。王信之。一切餽送靡不從厚。周祇循例薄贈而已。事畢將旋。王各送一舟。吳所得盈千累萬。且違禁帶其國歌童舞女為長途耳目之娛。一日至關。例應盤查。吳知周柔懦可欺。過其舟。紿之曰。此船形制稍狹。非正使體統。我與公暫時移易。庶足以壯觀瞻。別正副也。周不知其詐。從之。果為權使查出。正使舟中所載皆出例外。且違禁攜帶外國男女副使舟中所載寥寥無幾。據實上奏。帝怒。發法司審問。吳口若懸河。諉卸於周。周天性緘默。不能分辨。且已現居其舟。亦無從置喙也。奏上。周竟削職。而吳晉侍郎。後三年。瓜哇嗣主來朝。奏謝曰。陛下聖明。恩及遠臣。副大使吳某從中玉成。曠典實出。

格外。帝曰：前此之封，皆朕意也。與吳何涉？命取該國所餽二使實數。王以底簿進。則周枉認之贓，皆吳物也。始知其認恩推過，實屬奸狡。立置重典。周原官起用。
附宋王曾為相時，士大夫有請差者，公察其可用，必先正色拒之。既而擢用，併不與言。嘗曰：用賢，人主之事。若使之知是我徇私而市恩也，恩欲歸己，怨使誰當？此不認恩者。曹彬與王全斌伐蜀，斌殺降卒三千餘人，公諫不聽。及歸，上怒，必欲鞠勘。公自誣服，全斌獲免。此不推過者。感應篇集註下同

宜興邵靈甫積穀數千石，歲大饑，或勸之出糶。公曰：是圖利也。或勸之賑粥。公曰：是好名也。乃盡發所積，雇傭除道修路，自縣至湖四十里，復浚蠡河，橫塘水道八十餘里，又通溪入震澤。邑人爭來受役，皆賴全活。而水陸又均得利。後靈甫享年九十餘，子孫相繼登第。此非惟不認恩，而又能善施其恩者也。

嘉靖中，萬守禮為陝西布政。當大計日，有小吏填老疾當罷。公請留之。吏部尚書曰：計簿出自藩伯，何自忘也？公曰：邊吏隔省遠，當時徒取文書登簿，今見其人，方知誤填。過在布政司，何可使小吏受枉？尚書驚服曰：誰敢於吏部堂上自陳過誤，即此可謂賢能第一矣。後官至刑部尚書。